

# 结业通知

作者 / 黎紫书

我们要结束营业了。

店里的食物杂货，有需要的人可免费令取。

这告示在门框上挂了一上午，至今犹未被人发现。它与那一张印着 MySejahtera 二维码的公文挂在一起，下面有个架子放着洗手液和体温测量器，谁进来都得从那里经过。今早开店后有几个马来妇女来过，又有印度少年来买饮料，还有戴着墨镜的男人来买香烟，以及几个邈邈的孩童来买糖果。既然没有人问起，他也不主动提示，依然在柜台收钱找赎，一分钱也没少算。

没有顾客的时候，他出去挪了挪那告示，把它摆正一些。

告示上的两行字是他自己动手写的。今天早上出门前他忽然拿定主意，就这么办吧，便动手拆开一个纸箱，裁下方方正正的一块硬纸皮，用马克笔写下这两行中文大字。

这可不是一时兴起。好几年前老妻就叫他把店收了，他无可无不可，却拖拖拉拉，直至今天才下定决心。

“我等下就去挂个告示，店里的东西全部不要了。”他对老妻这么说。

他的妻，在一个瓷罐子里，不置可否。

算起来已近一年。他的老妻被烧成灰烬，装进了罐子里。这罐子十分精美，本该被安置到墓园中。那墓园并不远——事实上已经是距离他们家最近的一座墓园了——路途却有将近三十公里。从这儿到那里去，算是跨了县。这非常时期，跨个县可不容易；三十公里，等于天上人间了。他深感不妥，便拒绝了殡葬公司的安排，也不理孩子的劝告，就说等疫情过了再说吧，便把瓷罐放在家中。他特地在客厅的置物柜上清出一个空格来，将老妻端上去。

于是他每天都还能与那瓷罐说上几句话。

把结业通知写好以后，他就准备到店里去了。时值七月，热呢，屋外蒸腾着榴梿的香味。他的狗似乎精神好了起来，这两天有了点食欲，却还是不喜欢自个儿留在家中，仍然强撑着钻进他的小货车，要与他一同出门。

“阿旺，下来！”

狗在车厢里回过头看他，眼睛乌亮，喉中咿咿地响，有点哀求的意思。他不由得记起老妻在医院的隔离病房咽下最后一口气以前，央求回家，护士不让，不得已打了电话给他，让他与老妻在手机屏幕上见上一面。他当时慌乱，只一个劲喊着你快点好起来吧，好了就可以回家了。视频里的人只有喉间嚶嚶作响，一张瘦脸被呼吸器遮去大半，好在眼睛还是她的。

老妻死后，家里的狗有所觉，忽然萎靡下来，又比以前更依恋他。这狗是妻以前在后巷拣回来的，当时还是只刚断奶的小狗。前几天发现它病了，他带它去找兽医，被问起这狗多大岁数呀？他张大嘴巴说不出个准确数字，只记得妻把小狗抱在怀里带回家的场景，那时妻的头发大半还是黑的。

“少说有十五岁了。”兽医说。

“等于人类的九十多岁。”说着，兽医指示他看看墙上贴着的一张填满数字的列表。

意思是说，阿旺很老了，情况不乐观。这让他心中茫然，感觉比当初听说老妻确诊时更难以接受。当然那时他不知道妻会死，而如今他分明意识到兽医的话里有这意思。这狗没多少日子了。

妻去世时，两个孩子赶回来奔丧，之后一南一北，匆匆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中，从此又被行管令所阻，回不来探望。这屋里只剩下一人一狗。他在电话里对孩子们说阿旺的事，他们不约而同，都叫他到后巷再拣一只吧，那里总不缺野狗出没。

他们不晓得，自从他们的母亲死后，那些流浪狗便都没来了。

过去许多年，这些狗习惯了在傍晚时分遛达到后巷来，在他们家后门外候着，等那一扇生锈的铁门“咿呀”一声推开，房子的女主人捧着一盆拌好的狗粮和米饭出来，微笑着对它们说，吃饭啰。

左邻右邻都知道的，这房子的女主人招惹一群野狗天天过来，野狗浑身汗秽，经常带着伤口，周

遭跟着一窝萦绕不去的苍蝇。后巷对门的那些人家，常常有人从铁门上敞开着的小门洞里窥探，也有小孩把原本紧闭着的百叶窗稍微打开，在幽深的缝隙里露出眼睛，犹如好几只黑猫藏身暗中。

他的妻自从养了阿旺以后，便看不得别的狗受苦，先是喂一、两只，慢慢就来了这么一群。偏偏这一带许多住户都恨狗，连孩童都懂得抡起棍棒恫嚇，或是在佳节时拿摔炮往它们身上乱掷。有几次还召了地方政府的打狗队来追捕，在后巷弄出很大的声息。老妻挺身拦住，让那些狗有机会逃脱，邻人便都对牠吆喝。老妻只是赔笑而已，而他忍不住冲出去与人们对骂，说他们放养的猫不也十恶不赦，连屎尿都拉到人家的院子里了。反正两边的声量都大，就交了恶，以后踏足后巷，免不了看见一张一张呲牙咧嘴的脸。

后来有说是非者上门，说这家那家邻居的猫无故失踪，都赖到他头上了。

他没回应，只是用鼻子狠狠喷出点声息。

那时妻就说了，你呀，越老脾气越暴躁，真不适宜经营杂货店，便叫他把店收了，退休吧。他没反对。他们住的这一区，只有两排店屋，杂货店就此一家。以前店里不仅生意好，附近的华人邻居还特别喜欢到那里聚首闲聊，每天店门一开便见三三两两，有的还自己带着小凳子过来，小声说大声笑。可是过去几年，这些相熟的邻人不少都随孩子搬走了，也有的老了身体出状况，难得出门。他的店愈来愈清冷，生意少了倒无所谓，反正孩子都已成家立业，他与妻也有储备，不过是多年来靠这店营生，没了它恐怕余生无所事事，故而踌躇，一年拖着又一年。

老妻死后，他不得不承认，这日子不是他一个人可以过的。家里乱成一片不说，店里的老帮工本来就懒，还越来越不老实，在各种不当眼处使坏，昨日才偷偷藏起了几包香烟，被他当场逮到。这回他再不给情面，叫她走，以后别来了。尽管只是一家小店，工作却不少。更要命的是这一年多以来政府立下许多防疫规定，而这里的人连平日连骑摩哆都不戴头盔，当然也不拿这些规矩当一回事。但警察却真的三不五时上门检查，还总是掏出本子来作状开罚单，让他时时提心吊胆，竟有几个早上他发现自己故意在家里磨磨蹭蹭，不想到店里了。

今早便是如此。他没事提了一桶水，把装着骨灰的瓷罐来回擦拭了好几遍。

“择日不如撞日，”他对那瓷罐说。“就今天吧。”

“店里的东西都送人好了，一了百了。”

想到老店也有阿旺的一分回忆，他便狠不下心把它赶下车来。到了店里，他拉起卷门，像平常一

样将面包和装了洋葱、蒜头和马铃薯的几个筐子挪到门外，再把写好的告示挂上。阿旺迳自往店里巡了一通，出来时身边跟着两只小猫崽，迈着小步一个劲儿喵喵地喊，像是有许多话要和它说。阿旺领着它们走到店门外，很快便有两只脏兮兮的流浪狗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走上前去向它问好。

他在店里忙了一上午，直到中午他到隔几家店的嘛嘛餐馆打包，回来看见昨天被辞退老帮工站在店门前，身边有一个手脚细长的印裔女孩，十二、三岁的模样，衣不称身，穿着大了好几码的衣裙。那老帮工一见着他便讪讪地笑，女孩则蹲下来逗两只小猫玩。一旁的阿旺有点警戒，老想用嘴巴把女孩的手拱回去。

老帮工是回来求情的，他熟知她那一套，便自顾自在柜台吃起饭来，由得她在一旁哀戚着脸呢呢喃喃。说的无非那些，以后不敢了，家里没钱开饭，我都替你们打工好几年了，帮帮忙吧……循环往复，如苍蝇挥之不去。等她终于住口，他已经没了食欲，一口饭在嘴里几乎咽不下去。剩下的大半包饭，有鱼有肉，他拿到门外去喂阿旺。穿着宽大衣裙的女孩稍微挪了挪步，却依旧蹲在那里看阿旺吃饭，两只小猫也趋前，将半条煎鱼从阿旺的饭里叼了出来。

他指着外面那告示，对老帮工说这店马上就要收了，不雇人了。几句话重复了许多遍，那妇人才半信半疑地走出店外，骑上脚车离开。门外的女孩却没跟着走。他问女孩，嘿，你不是跟她一起来的吗？女孩摇摇头，又抿了抿嘴，像是下了个什么决心，忽然站起来，眼睛往门框上的告示看去。

“叔叔，”女孩用马来语喊他。她那一双大得有点外凸的眼睛既狡黠又苦情，跟那刚离去的老帮工真有点像，他不由得警戒起来，只是抬了抬下巴，算是回应。

“这告示写错了。”女孩说。

他不由得一愣，这时候正好有个卖鸡蛋的批发商从门前走过，瞥见那通告，不等放下手里捧着的几托鸡蛋，便朝外头停着的小货车大呼小叫，把车上的一个女人喊了下来。这对夫妇与他相识，女人自然是要大惊小怪的，男人则已捋起袖子要走进店里，被他喊回头。

“你们不识字吗？我只给有需要的人。”

夫妇俩本来还涎着脸，可见他神色严厉，脸上便有点挂不住了。两人走的时候都撇着嘴，嘀嘀咕咕，说他天真，就等着来一群暴徒把他的店抢空吧。

他不作反驳，等两人离开后他才回过身，竟见穿宽大衣裙的女孩还在原地，像是刚才就这么凝固

在那里了。

他皱了皱眉。

“你在等什么呢？”

女孩往前跨了一大步，伸长手臂指着那张告示。

“上面有一个字写错了。”这句话是用华语说的，字正腔圆，让他一惊。“是‘领取’，你写成‘令取’了。”说完，女孩得意地冲他一笑，下巴抬得好高，露出嘴里一个缺了牙齿的黑洞。

后来女孩又逗小猫玩了一会儿，他把女孩叫进店里，拿出马克笔和刚裁下的一张硬纸皮，要她改正错字，把告示重写一遍。

“还有，这两行字马来文怎么翻译？”他问。“顺便也写上去吧。”

女孩领命，伏在柜台上写得十分认真，一笔一划犹如在木头上刻字。他注视了一会儿，忍不住笑，又不想让女孩发现，便踱步出去看他的狗。阿旺趴在走道边上睡着了，或许没真睡着，只是闭目而已；感知他趋近，还是抬起眼来看了一看的。倒是那两只小猫，一点不挂心母猫跑哪里去了，竟然都窝在阿旺怀中，蜷成一团甜滋滋地睡去，连他站在那里很久了也丝毫不觉。